

洄

溪

醫

案

洞溪醫案序

袁簡齋太史作靈胎先生傳云欲采其奇方異術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因倉卒不可得僅載迨耕石汪令聞數條而語焉未詳余甚惜之今夏呂君慎盒以洞溪醫案鈔本一卷寄贈云得之徐氏及門金君復村者余讀之如獲鴻寶雖秘本而方藥不甚詳然其穿穴膏盲神施鬼設之伎足以垂醫鑑而活蒼生爰爲編次竊附管窺用俟高明梓以傳世余殷望焉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月海昌後學王士雄

洞溪醫案目次

中風

惡風

周痺

痺

傷寒

別足傷寒

外感停食

時證

遊魂

失魂

祟病

瘟疫

暑

暑邪熱呃

瘧

痢

瘡癩

畏寒

畏風

痰

痰喘

痰喘亡陰

飲癖

翻胃

呃

癰

水腫

消

蟲痛

怔忡

亢陽

吐血

瘀留經絡

腸紅

血痢

崩

瘀血衝厥

胎出毒火

子利

試胎

產後風熱

產後血癥

產後腸癰

惡痘

流注

腸癰

腿癰

臂疽

項疽

對口

發背

對心發

肺癰

乳癰

下疳

筋瘤

洞溪醫案

吳江徐大椿著

海昌後學王士禛編

中風

封門金姓早立門首卒遇惡風口眼喎邪噤不能言醫
用人參桂附諸品此近日時醫治風證不禱之方也趣
余視之其形如尸面赤氣粗目瞪脈大處以祛風消痰
清火之劑其家許以重貲留數日余曰我非行道之人
可貨取也固請余曰與其誤藥以死莫若服此三劑醒
而能食不服藥可也後月餘至余家拜謝問之果服三

劑而起竟不敢服他藥惟腿膝未健手臂猶麻爲立膏
方而全愈此正內經所謂虛邪賊風也以辛熱剛燥治
之固非以補陰滋膩治之亦謬治以辛涼佐以甘溫內
經有明訓也

運使王公敘揆自長蘆罷官歸里每向余言手足麻木
而痰多余謂公體本豐腴又善飲啖痰流經脈宜搏節
爲妙一日忽昏厥遺尿口噤手拳痰聲如鋸皆屬危證
醫者進參附熟地等藥煎成未服余診其脈洪大有力
面赤氣粗此乃痰火充實諸竅皆閉服參附立斃矣以

不續命湯去桂附加生軍一錢爲末假稱他藥納之恐
旁人之疑駭也戚黨莫不譁然太夫人素信余力主服
余藥三劑而有聲五劑而能言然後以消痰養血之藥
調之十月後步履如初

張山巷劉松岑素好飲後結酒友數人終年聚飲余戒
之不止時年纔四十除夕向店沽酒秤銀手振秤墜而
身亦仆地口噤不知人急扶歸歲朝遣人邀余與以至
寶丹數粒囑其勿服他藥恐醫者知其酒客又新納寵
必用也初五至其家竟未服藥診其脈弦滑洪大

半身不遂口強流涎乃瘕注經傳腑之證余用豁痰驅溼之品調之月餘而起一手一足不能如舊言語始終艱澁初無子病愈後連舉子女皆成立至七十三歲而卒誰謂中風之人不能永年耶凡病在經絡筋骨此爲形體之病能延歲月不能除根若求全愈過用重劑必至傷生富貴之人聞此等說不但不信且觸其怒于是諂諛之人羣進溫補無不死者終無一人悔悟也西門外汪姓新正出門遇友于途一揖而仆口噤目閉四肢癱瘓昇歸不省人事醫亦用人參熟地等藥其母

前年曾抱危疾余爲之治愈故信余求救余曰此所謂
虛邪賊風也以小續命湯加減醫者駭謂壯年得此必
大虛之證豈可用猛劑其母排眾議而服之隔日再往
手攬余衣兩足踏地欲作叩頭勢余曰欲謝余乎亟點
首余止之復作垂涕感恩狀余慰之且謂其母曰風毒
深入舌本堅硬病雖愈言語不能驟出毋驚恐而誤投
溫補也果月餘而後能言百日乃痊

東山席以萬年六十餘患風痺時醫總投溫補幸不至
如近日之重用參附病尙未劇余診之脈洪而氣旺此

元氣強實之體而痰火充盛耳清火消痰以治標養血
順氣以治本然經絡之痰無全愈之理于壽命無傷十
年可延也以平淡之方隨時增損調養數載年七十餘
始卒此所謂人實證實養正驅邪以調和之自可永年
重藥傷正速之死耳

叔子靜素無疾一日余集親友小酌叔亦在座喫飯至
第三碗僅半頭忽垂箸亦落同坐問曰醉耶不應又問
骨哽耶亦不應細視之目閉而口流涎羣起扶之別座
則頸已歪脈已絕痰聲起不知人矣亟取至寶丹灌之

始不受再灌而嚔下少頃開目問扶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歸扶之坐輿內以歸處以驅風消痰安神之品明日已能起惟頓弱無力耳以後亦不復發此總名卒中亦有食厥亦有痰厥亦有氣厥病因不同如藥不預備則一時氣不能納經絡閉塞周時而死如更以參附等藥助火助痰則無一生者及其死也則以爲病本不治非溫補之誤舉世皆然也

雄按資生經云有人忽覺心腹中熱甚或曰此中風之候與治風藥而風不作夷陵某太守夏間忽患熱

甚乃以水灑地設簟臥其上令人扇之次日忽患中風而卒人但咎其臥水簟而用扇也暨見一禮陽老婦見證與太守同因服小續命湯而愈合而觀之乃知中風由心腹中多大熱而作也徐氏之論正與此合易曰風自火出諺云熱極生風何世人之不悟耶若可用參附等藥者乃脫證治法不可誤施于閉證也

惡風

湖州副總戎穆公廷弼氣體極壯忽患牙緊不開不能

飲食絕粒者五日矣延余治之晉接如常惟呼饑耳余
啟視其齒上下止開一細縫撫其兩頰皮堅如革細審
病情莫解其故因問曰此爲惡風所吹公會受惡風否
曰無之旣而恍然曰誠哉二十年前曾隨圍口外臥帳
房中夜半怪風大作帳房拔去卒死者三人我其一也
灌以熱水二人生而一人死我初醒口不能言者二日
豈至今復發乎余曰然乃戲曰凡治皮之工皮堅則消
之我今欲用藥消公之頰皮也乃以蜈蚣頭蝎子尾及
朴硝硼砂冰麝等藥擦其內又以大黃牙皂川烏桂心

等藥塗其外如有痰涎則吐出明晨余臥未起公啟戶曰真神仙也早已食粥數碗矣遂進以驅風養血膏而愈蓋邪之中人深則伏于藏府骨脈之中精氣旺則不發至血氣既衰或有所感觸雖數十年之久亦有復發者不論內外之證盡然亦所當知也

雄按皮膚頑痺非外治不爲功此因其堅如革故多用毒烈之品也

周痺

烏程王姓患周痺證徧身疼痛四肢癱瘓日夕叫號飲

食大減自問必死欲就余一決家人垂淚送至舟中余
視之曰此歷節也病在筋節非煎丸所能愈須用外治
乃遵古法敷之搗之蒸之薰之旬日而疼痛稍減手足
可動乃遣歸月餘而病愈大凡營衛藏府之病服藥可
至病所經絡筋節俱屬有形煎丸之力如太輕則不能
攻邪太重則恐傷其正必用氣厚力重之藥敷搗薰蒸
之法深入病所提邪外出古人所以獨重鍼灸之法醫
者不知先服風藥不驗卽用溫補使邪氣久留卽不死
亦爲廢人在在皆然豈不冤哉

雄按風藥耗營液溫補實隧絡皆能助邪益痛苦輕
淡清通之劑正宜頻服不可徒恃外治也

痺

新郭沈又高續娶少艾未免不節忽患氣喘厥逆語瀇
神昏手足不舉醫者以中風法治之病益甚余診之曰
此內經所謂痺證也少陰虛而精氣不續與大概偏中
風中風痰厥風厥等病絕不相類劉河間所立地黃飲
子正爲此而設何醫者反忌之耶一劑而喘逆定神氣
清聲音出四肢展動三劑而病除八丸調以養精益氣

之品而愈余所見類中而宜溫補者止此一人識之以見余並非禁用補藥但必對證乃可施治耳

雄按古云真中屬實類中多虛其實不然若其人素稟陽盛過啖肥甘積熱釀痰壅塞隧絡多患類中治宜化痰清熱流利機關自始至終忌投補滯徐氏謂宜于溫補者不多見洵閱歷之言也

傷寒

蘇州柴行倪姓傷寒失下昏不知人氣喘舌焦已辦後事矣余時欲往揚州泊舟桐涇橋河內適當其門晚欲

登舟其子哀泣求治余曰此乃大承氣湯證也不必加減書方與之戒之曰一劑不下則更服下卽止遂至揚月餘而返其人已強健如故矣古方之神效如此凡古方與病及證俱對者不必加減若病同而證稍有異則隨證加減其理甚明而人不能用若不當下者反下之遂成結胸以致聞者遂以下爲戒顛倒若此總由不肯以仲景傷寒論潛心體認耳

則足傷寒

嘉善黃姓外感而兼鬱熱亂投藥石繼用補劑邪留經

絡無從而出下注于足兩脛紅腫大痛氣逆沖心呼號
不寐余曰此所謂別足傷寒也足將落矣急用外治之
法薰之蒸之以提毒散瘀又用丸散內消其痰火并化
其毒涎從大便出而以辛涼之煎劑托其未透之邪三
日而安大凡風寒留于經絡無從發洩往往變為癰腫
上為發頤中為肺癰肝癰痞積下為腸癰便毒外則散
為斑疹瘡瘍留于關節則為痿痺拘攣注於足脛則為
別足矣此等證俱載于內經諸書自內外科各分一門
此等證遂無人知之矣

外感停食

淮安大商楊秀倫年七十四外感停食醫者以年高素封非補不納遂致聞飯氣則嘔見人飲食輒叱曰此等臭物虧汝等如何喫下不食不寢者匝月惟以參湯續命而已慕名來聘余診之曰此病可治但我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則必死若徇君等意以立方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羣問當用何藥余曰非生大黃不可眾果大駭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蓋謂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俟藥成而私棄之可也余覺其意煎成親

至病人所強服旁人皆惶恐無措止服其半是夜卽氣
平得寢並不瀉明日全服一劑下宿垢少許身益和第
三日侵晨余臥書室中未起聞外譁傳曰老太爺在堂
中掃地余披衣起詢告者曰老太爺久臥思起欲親來
謝先生出堂中因果穀盈積乃自用帚掠開以便步履
旋入余臥所久談早膳至病者觀食自向碗內撮數粒
嚼之且曰何以不臭從此飲食漸進精神如舊羣以爲
奇余曰傷食惡食人所共知去宿食則食自進老少同
法今之醫者以老人停食不可消止宜補中氣以待其

自消此等亂道世反奉爲金鍼誤人不知其幾也余之
得有聲淮揚者以此

時證

西塘倪福徵患時證神昏脈數不食不寢醫者謂其虛
投以六味等藥此方乃浙中醫家不論何病必用之方
也遂粒米不得下咽而煩熱益甚諸人束手余診之曰
熱邪留于胃也凡外感之邪久必歸陽明邪重而有食
則結成燥矢三承氣主之邪輕而無食則凝爲熱痰三
瀉心湯主之乃以瀉心湯加減及消痰開胃之藥兩劑

而安諸人以爲神奇不知此乃淺近之理傷寒論具在細讀自明也若更誤治則無生理矣

雄按韓堯年年甫踰冠體素豐而善飲春間偶患血溢廣服六味等藥初夏患身熱痞脹醫投瀉心陷胸等藥遂脹及少腹且拒按大便旁流小溲不行煩熱益甚湯飲不能下嘔譫語脣焦改用承氣紫雪亦如水投石延余視之黃苔滿厚而不甚燥脈滑數而按之虛爽不過溼熱阻氣升降不調耳以枳桔湯加白前紫苑射干馬兜鈴杏仁厚朴黃芩用蘆根湯煎一

劑譖語止小洩行二劑旁流止胸漸舒三劑可進稀糜六劑胸腹皆舒粥食漸加改投清養法又旬日得解燥矢而愈諸人亦以爲神奇其實不過按證設法耳

又按今夏衣賈戴七患暑溼余以清解法治之熱退知飢家人謂其積勞多虛遽以補食啖之三日後二便皆閉四肢腫痛氣逆衝心呼號不寐又乞余往視乃餘邪得食而熾壅塞胃府府氣實則經氣亦不通而機關不利也以葦莖湯去薏苡加萸仁枳實梔子

服子黃芩桔梗煎調元明粉外用葱白杵爛和蜜塗之小溲先通大便隨行三日而愈

游魂

郡中蔣氏子患時證身熱不涼神昏譫語脈無倫次余診之曰此游魂證也雖服藥必招其魂因訪招魂之法有鄰翁謂曰我聞虔禱竈神則能自言父如其言病者果言曰我因看戲小臺倒幾被壓受驚復往城隍廟中散步魂落廟中當以肩輿擡我歸如言往招明日延余再診病者又言我魂方至房門爲父親衝散今早魂臥

被上又爲母親疊被掉落今不知所向矣咆哮不已余
慰之曰無憂也我今還汝因用安神鎮魄之藥加猪心
尖辰砂絳帛包裹懸藥罐中煎服戒曰服藥得寢勿驚
醒之熟寐卽神合果一劑而安調理而愈問之俱不知
也

失魂

平湖張振西壁鄰失火受驚越數日而病發無大寒熱
煩悶不食昏倦不寐余視之頗作寒暄語而神不接余
曰此失魂之證不但風寒深入而神志亦傷不能速愈

亦不可用重劑以前方祛邪以丸散安神乃可漸復時
正歲除酌與半月之藥而歸至新正元宵始知身在臥
室間問前所爲俱不知也至二月身已健同其弟元若
來謝候余山中且曰我昨晚腦後起一瘰微痛余視之
驚曰此玉枕疽也大險之證此地乏藥急同之歸外提
內托諸法並用其弟不能久留先歸明晨我子大驚呼
余曰張君危矣余起視之頭大如斗脣厚寸餘目止細
縫自頂及肩膿泡數千惟神不昏憤毒未攻心尙可施
救急遣舟招其弟余先以護心藥灌之毋令毒氣攻內

乃用煎劑從內托出外用軟堅消腫解毒提膿之藥敷之一日而出毒水斗餘至晚腫漸消皮皺明日口舌轉動能食竟不成疽瘡口僅如錢大數日結痂其弟聞信而至已愈八九矣凡病有留邪而無出路必發腫毒患者甚多而醫者則鮮能治之也

揚州吳運臺夫人患消證晝夜食粥數十碗氣逆火炎通夕不寐余診之六脈細數不倫神不清爽余曰此似祟脈必有他故其家未信忽一日僕婦晨起入候見牀上一女盛妝危坐以爲夫人也諦視則無有因以告夫

人曰此女常臥我牀內以此不能成寐而煩渴欲飲耳服余藥未甚效一夕夜將半病者大呼曰速請三舅爺來切不可啟門啟門則我魂必走出三舅爺者卽其弟唐君悔生也臥室遠隔呼之不能聞女僕私啟門邀之魂卽隨出徧歷廳堂廊廡及平昔足未經行者遇唐君趨至魂堅執其辭仍返房見已身臥床上唐君撫之魂遂歸附于身問所寓目皆不爽細攷所見之女乃運臺聘室也未成婚而卒卒之時囑其父母謂吳郎必顯貴我死須懇其血食我而葬我于祖墓運臺服官後未暇

辨故爲崇運臺謂余曰君言有爲崇者攷果驗真神人也將何以慰之余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公當迎柩厝墓立位而祀之可也運臺依余言以行然後服藥有功而病根永除矣

崇病

同里朱翁元亮僑居郡城歲初其媳往郡拜賀其舅舟過婁門見城上蛇王廟俗云燒香能免生瘡腫因往謁焉歸卽狂言昏冒舌動如蛇稱蛇王使二女僕一男僕來迎延余診視以至寶丹一丸遣老嫗灌之病者言此

係毒藥必不可服含藥噴嘔瀉亦仆不省人事舌伸頸
轉亦作蛇形另易一人灌藥忖病者言一女使被燒死
矣凡鬼皆以硃砂爲火也次日煎藥內用鬼箭羽病者
又言一男使又被射死矣鬼以鬼箭爲矢也從此漸安
謂以消痰安神之品月餘而愈此亦客忤之類也非金
石及通靈之藥不能奏效。

林家巷周宅看門人之妻縊死遇救得甦余適寓周氏
隨衆往看急以紫金錠搗爛水灌之而醒明日又縊亦
遇救余仍以前藥灌之因詢其求死之故則曰我患心

疼甚有老嫗勸我將繩繫頸則痛除矣故從之非求死也余曰此嫗今安在則曰在裏牀視之無有則曰相公來已去矣余曰此縊死鬼汝痛亦由彼作崇今後若來汝卽嚼余藥噴之婦依余言嫗至曰爾口中何物欲害我耶詈罵而去其自述如此蓋紫金錠之辟邪神效若此

同學李鳴古性誠篤而能文八分書爲一時冠家貧不得志遂得奇疾日夜有人罵之聞聲而不見其形其罵語惡毒不堪遂惱恨終日不寢不食多方曉之不喻也

其世叔何小山先生甚憐之同余往診李曰我無病惟有人罵我耳余曰此卽病也不信小山喻之曰子之學問人品人人欽服豈有罵汝之人耶李變色泣下曰他人勸我猶可世叔亦來勸我則不情甚矣昨日在間壁罵我一日卽世叔也何今日反來面諛耶小山云我昨在某處竟日安得來此且汝間壁是誰家我何從入愈辨愈疑惟垂首浩歎而已卒以憂死

瘟疫

雍正十年崑山瘟疫大行因上年海嘯近海流民數萬

皆死於崑埋之城下至夏暑蒸尸氣觸之成病死者數千人汪翁天成亦染此證身熱神昏悶亂煩躁脈數無定余以清涼芳烈如鮮菖蒲澤蘭葉薄荷青蒿蘆根茅根等藥兼用辟邪解毒丸散進之漸知人事因自述其昏暈時所歷之境雖言之鑿鑿終虛妄不足載也余始至崑時懼應酬不令人知會翁已愈余將歸矣不妨施濟語出而求治者二十七家檢其所服皆香燥升提之藥與證相反余仍用前法療之歸後有葉生爲記姓氏愈者二十四死者止三人又皆爲他醫所誤者因知死

者皆枉凡治病不可不知運氣之轉移去歲因水溼得病溼甚之極必兼燥化內經言之甚明況因證用藥變化隨機豈可執定往年所治祛風逐溼之方而以治瘟邪燥火之證耶

雄按風溼之邪一經化熱卽宜清解溫升之藥咸在禁例喻氏論疫主以解毒躋矣而猶表彰敗毒散一方不知此方雖名敗毒而羣集升散之品凡溫邪燥火之證犯之卽死用者審之

暑

同學趙子雲居太湖之濱患暑痢甚危留治三日而愈
時值亢旱人忙而舟亦絕少余欲歸不能惟鄰家有一
舟適有病人氣方絕欲往震澤買棺乞借一日不許有
一老嫗指余曰此卽治趙某病愈之人也今此婦少年
戀生甚故氣不卽斷盍求一診余許之脈絕而心尙溫
皮色未變此暑邪閉塞諸竅未卽死也爲處清暑通氣
方病家以情不能卻借舟以歸越數日子雲之子來詢
之一劑而有聲二劑能轉側三劑起矣

余寓郡中林家巷時值盛暑優人某之母忽嘔吐厥僵

其形如尸而齒噤不開已辨後事矣居停之僕憇優求
救于余余因近鄰往診以箸啟其齒咬箸不能出余曰
此暑邪閉塞諸竅耳以紫金錠二粒水磨灌之得下再
服清暑通氣之方明日余泛舟游虎阜其室臨河一老
嫗坐窗口榻上彷彿病者歸訪之是夜黃昏即能言更
服煎劑而全愈此等治法極淺極易而知者絕少蓋邪
逆上諸竅皆閉非芳香通靈之藥不能即令通達徒以
煎劑灌之即使中病亦不能入於經竅况又誤用相反
之藥豈能起死回生乎

蘆墟迨耕石暑熱壞證脈微欲絕遺尿譫語尋衣摸牀
此陽越之證將大汗出而脫急以參附加童便飲之少
甦而未識人也余以事往郡戒其家曰如醒而能言則
來載我越三日來請亟往果生矣醫者謂前藥已效仍
用前方煎成未飲余至曰陽已回火復熾陰欲竭矣附
子入咽卽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連日啖數枚更
飲以清暑養胃而愈後來謝述昏迷所見有一黑人立
其前欲啖之卽寒冷入骨一小兒以扇驅之曰汝不怕
霹靂耶黑人曰熬爾三霹靂奈我何小兒曰再加十個

西瓜何如黑人惶恐而退余曰附子古名霹靂散果服
三劑非西瓜則伏暑何由退其言皆有證據亦奇事也
雄按袁簡齋太史作靈胎先生傳載此案云先投一
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故張柳吟先
生以爲再飲之湯當是白虎湯今原案以西瓜啖之
因西瓜有天生白虎湯之名而袁氏遂下一湯字致
啟後人之疑序事不可不慎此類是矣

毛履和之子介堂暑病熱極大汗不止脈微肢冷面赤
氣短醫者仍作熱證治余曰此卽刻亡陽矣急進參附

以回其陽其祖有難色余曰辱在相好故不忍坐視亦豈有不自信而嘗試之理死則願甘償命乃勉飲之一劑而汗止身溫得寐更易以方不十日而起同時東山許心三之孫倫五病形無異余亦以參附進舉室皆疑駭其外舅席際飛篤信余力主用之亦一劑而復但此證乃熱病所變因熱甚汗出而陽亡苟非脈微足冷汗出舌潤則仍是熱證誤用卽死死甚多傷心慘目此等方非有實見不可試也

雄按舌潤二字最宜切記

閩門內香店某姓患暑熱之證服藥既誤而樓小向西樓下又香燥之氣薰爍津液厥不知人舌焦目裂其家去店三里欲從烈日中擡歸以待斃余曰此證固危然服藥得法或尙有生機若更暴於烈日之中必死於道矣先進以至寶丹隨以黃連香薷飲兼竹葉石膏湯加蘆根諸清涼滋潤之品徐徐灌之一夕而目赤退有聲神氣復而能轉側二日而身和能食稀粥乃歸家調養而痊

雄按此證已津液受燥舌焦目裂矣則用至寶丹不

如用紫雪而香薷亦可議也

常熟席湘北患暑熱證已十餘日身如熾炭手不可近
煩躁昏沉聚諸汗藥終無點汗余曰熱極津枯汗何從
生處以滋潤清芳之品三劑頭先有汗漸及手臂繼及
遍身而熱解蓋發汗有二法溼邪則用香燥之藥發汗
卽以去溼燥病則用滋潤之藥滋水卽以作汗其理易
知而醫者茫然可慨也

洞庭後山席姓者暑邪內結厥逆如尸惟身未冷脈尙
微存所謂尸厥也余謂其父曰邪氣充塞逼魂於外通

其諸竅魂自返耳先以紫金錠磨服後用西瓜蘆根蘿
蔔甘蔗打汁時時灌之一日兩夜納二大碗而漸甦問
之則曰我坐新廟前大石上三日見某家老嫗某家童
子忽聞香氣撲鼻漸知身在室中有一人臥床上我與
之相并乃能開目視物矣新廟者前山往後山必由之
路果有大石詢兩家老嫗童子俱實有其事此類甚多
不能盡述其理固然非好言怪也

閩門龔孝維患熱病忽手足拘攣呻吟不斷瞽亂昏迷
延余診視脈微而躁膚冷汗出陽將脫矣急處以參附

方親戚滿座謂大暑之時熱病方劇力屏不用其兄素信余違衆服之身稍安明日更進一劑漸甦能言余乃處以消暑養陰之方而愈

郡中友人蔣奕蘭氣體壯健暑月於親戚家祝壽喫湯餅過多回至閩門又觸臭穢痧暑夾食身熱悶亂延醫治之告以故勉用輕藥一劑亦未能中病也况食未消而暑未退豈能一劑而愈明日復診曰服清理而不愈則必虛矣卽用參附是夕煩躁發昏四肢厥冷復延名醫治之曰此虛極矣更重用參附明日熱冒昏厥而斃

余往唁之傷心慘目因念如此死者遍地皆然此風何時得息又傷親故多遭此禍歸而作慎疾芻言刻印萬冊廣送諸人冀世人之或悟也

雄按慎疾芻言今罕流傳海豐張柳吟先生加以按語改題曰醫砭欲以砭庸流之陋習也余已刊入叢書

暑邪熱呃

東山席士俊者暑月感冒邪留上焦神昏呃逆醫者以爲壞證不治進以參附等藥呃益甚余曰此熱呃也呃

在上焦令食西瓜羣醫大譁病者聞余言卽欲食食之
哕漸止進以清降之藥二劑而諸病漸愈又有感沈君
倫者年七十時邪內陷而哕逆是時余有揚州之行乃
囑相好尤君在涇曰此熱哕也君以枇杷葉鮮蘆根等
清降之品飲之必愈尤君依余治之亦痊蓋哕逆本有
二因由于虛寒逆從臍下而起其根在腎爲難治由于
熱者逆止在胸臆間其根在胃爲易治輕重懸絕世人
謂之冷哕而概從寒治無不死者死之後則云凡哕逆
者俱爲絕證不知無病之人先冷物後熱物冷熱相爭

亦可哂逆不治自愈人所共見何不思也

瘧

洞庭姜錫常長郎佩芳體素弱而患久瘧時余應山前
葉氏之招便道往晤佩芳出診色天脈微而動易出汗
余駭曰汝今夕當大汗出而亡陽矣急進參附或可挽
回其父子猶未全信姑以西洋參三錢偕附子飲之仍
回葉宅夜二鼓叩門聲甚急啟門而錫常以肩輿來迎
至則汗出如膏兩目直視氣有出無入猶賴服過參附
陽未遽脫適余偶帶人參錢許同附子童便灌入天明

而汗止陽回始知人事然猶聞聲卽暈倦臥不能起者
兩月而後起坐上工治未病此之謂也如此危急之證
不但誤治必死卽治之稍遲亦不及挽回養生者醫理
不可不知也

痢

崇明施姓遷居郡之盤門其子患暑毒血痢晝夜百餘
行痛苦欲絕嘉定張雨亭其姻戚也力懇余診之余曰
此熱毒蘊結治之以黃連阿膠等藥一服而去十之七
八矣明日再往神清氣爽面有喜色余有事歸家約隔

日重來歸後遇風潮連日行舟斷絕三日後乃得往診
病者怒目視余問以安否厲聲而對曰用得好藥病益
重矣余心疑之問其父曾服他人藥否隱而不言余甚
疑之辭出有二醫者入門因託雨亭訪其故其父因余
不至延郡中名醫仍進以人參乾薑等藥給病者曰視
汝脈者此地名醫而藥則用徐先生方也及服而痛愈
劇痢益增故恨余入骨耳豈不冤哉又聞服藥之後口
乾如出火欲啖西瓜醫者云痢疾喫西瓜必死欲求涼
水尤禁不與因給其童取井水嗽口奪盆中水飲其半

號呼兩日而死近日治暑痢者皆用傷寒論中治陰寒八臟之寒痢法以理中湯加減無不腐臟慘死甚至有七竅流血者而醫家病家視爲一定治法死者接踵全不知悔最可哀也

東山葉寶倫患五色痢每日百餘次余悉治痢之法治之五六日疾如故私竊怪之爲撫其腹腹內有塊大小各一儼若葫蘆形余重揉之大者裂破有聲暴下五色濃垢斗許置烈日中光彩眩目以後痢頓減飲食漸進再揉其小者不可執持亦不能消痢亦不全止令其不

必專力治之惟以開胃消積之品稍稍調之三四月而後塊消痢止大抵積滯之物久則成囊成癖凡病皆然古人原有此說但元氣已虛不可驟消惟養其胃氣使正足自能驅邪但各有法度不可并邪亦補之耳

瘧痢

東山姜錫常氣體素弱又患瘧痢每日一發寒如冰而熱如炭隨下血痢百餘次委頓無生理因平日相契不忍委之朝夕診視爲分途而治之寒禦其寒熱清其熱痢止其痢俱用清和切病之品以時消息而最重者在

保其胃氣無使生機又絕經云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諸證以次漸減而愈或謂如此大虛何以不用峻補余曰寒熱未止必有外邪血痢未清必有內邪峻補則邪留不去如此虛人可使邪氣日增乎去邪毋傷正使生機漸達乃爲良策錫常亦深會此意而醫理漸明嗣後小病皆自治之所謂三折肱者也

畏寒

洞庭卜夫人患寒疾有名醫進以參附日以爲常十年以來服附子數十觔而寒愈劇初冬卽四面環火綿衣

幾重寒慄如故余曰此熱邪併於內逼陰於外內經云
熱深厥亦深又云熱極生寒當散其熱使達於外用蘆
根數兩煎清涼疎散之藥飲之三劑而去火十劑而減
衣常服養陰之品而身溫逾年附毒積中者盡發周身
如火燒服寒涼得少減既又遍體及頭面口鼻俱生熱
瘡下體俱腐爛膿血淋漓余以外科治熱毒之法治之
一年乃復以後年彌高而反惡熱與前相反如不知其
理而更進以熱藥則熱併於內寒併于外陰陽離絕而
死死之後人亦終以爲陽虛而死也

畏風

嘉善許閣學竹君夫人抱疾醫過用散劑以虛其表繼用補劑以固其邪風入營中畏風如矢閉戶深藏者數月與天光不相接見微風則發寒熱而暈延余視余至臥室見窗榻皆重布遮蔽又張帷于牀前煖帳之外周以擅單診其脈微爽無陽余曰先爲藥誤而避風太過陽氣不接衛氣不閉非照以陽光不可且曬日中藥乃效閣學謂見日必有風奈何曰姑去其瓦令日光下射曬之何如如法行之三日而能啟窗戶十日可見風諸

病漸愈明年閣學挈眷赴都舟停河下邀余定常服方是日大風臨水窗候脈余甚畏風而夫人不覺也蓋衛氣固則反樂于見風此自然而然不可勉強也

雄按論證論治可與戴人頡頏

痰

嘉興朱宗周以陽盛陰虧之體又兼痰凝氣逆醫者以溫補治之胸膈否塞而陽道痿羣醫謂脾腎兩虧將恐無治就余于山中余視其體豐而氣旺陽升而不降諸竅皆閉笑謂之曰此爲肝腎雙實證先用清潤之品加

石膏以降其逆氣後以消痰開胃之藥滌其中宮更以滋腎強陰之味鎮其元氣陽事卽通五月以後妾卽懷孕得一女又一年復得一子惟覺周身火太旺更以養陰清火膏丸爲常饌一或間斷則火旺隨發委頓如往日之情形矣而世人乃以熱藥治陽痿豈不謬哉

雄按今秋藩庫吏孫位申積勞善怒陡然自汗凜寒腕疼欬逆嘔吐苦水延余診之脈弦奕而滑形瘦面黎苔黃不渴溲赤便難以二陳去甘草加沙參竹茹枇杷葉竹葉黃連萸仁爲劑渠云陽痿已匝月矣恐

不可服此涼藥余曰此陽氣上升爲痰所阻而不能下降耳一服逆平痛定嘔罷汗止卽能安穀原方加人參旬日陽事卽通諸恙若失

蘇州府治東首楊姓年三十餘以狎游私用父千金父庭責之體虛而兼鬱怒先似傷寒後漸神昏身重醫者以爲純虛之證惟喜峻補每日用人參三錢痰火愈結身強如尸舉家以爲萬無生理余入視時俱環而泣余診畢又按其體偏身皆生痰核大小以千計余不覺大笑泣者盡駭余曰諸人之泣以其將死耶試往府中借

大板重打四十亦不死也其父聞之頗不信曰如果能起現今喫人參費千金矣當更以千金爲壽余曰此可動他人余無此例也各盡其道而已立清火安神極平淡之方佐以末藥一服三日而能言五日而能坐一月而行動如常其時牡丹方開其戚友爲設飲花前以賀余適至戲之曰君服人參千金而幾死服余末藥而愈藥本可不償乎其母舅在旁曰必當償先生明示幾何余曰增病之藥值千金去病之藥自宜倍之病者有驚惶色余曰無恐不過八文錢買葡萄子爲末耳尙有服贖

者羣取視之果葡萄子也相與大笑其周身結核皆補住痰邪所凝成者半載方消邪之不可留如此幸而結在膚膜若入臟則死已久矣

雄按今夏劉午亭年六十三歲久患痰喘自汗羣醫皆以爲虛補劑備施竟無效徐月巖囑其挽余視之汗如雨下扇不停揮睛凸顛高面浮頸大胸前痞塞脈滑而長妻女哀求慮其暴脫余曰將塞死矣何脫之云與導痰湯加旋覆海石澤瀉白前一飲而減七日後顛門始平匝月而愈繼有顧某年五十六歲肥

白多痰因啖蓮子匝月漸覺不饑喘逆自汗無眠以爲虛也屢補之後氣逆欲死速余視之苔黃溲赤脈滑不調以清肺滌痰治之而愈旋以茯苓飲善其後

痰喘

松江王孝賢夫人素有血證時發時止發則微嗽又因感冒變成痰喘不能著枕日夜俯几而坐竟不能支持矣是時有常州名醫法丹書調治無效延余至余曰此小青龍證也法曰我固知之但弱體而素有血證麻桂等藥可用乎余曰急則治標若更喘數日則立斃矣且

治其新病愈後再治其本病可也法曰誠然病家焉
能知之治本病而死死而無怨如用麻桂而死則不咎
病本無治而恨麻桂殺之矣我乃行道之人不能任其
咎君不以醫名我不與聞君獨任之可也余曰然服之
有害我自當之但求先生不阻之耳遂與服飲畢而氣
平就枕終夕得安然後以消痰潤肺養陰開胃之方以
次調之體乃復舊法翁頗有學識並非時俗之醫然能
知而不能行者蓋欲涉世行道萬一不中則謗聲隨之
余則不欲以此求名故毅然用之也凡舉事一有利害

關心卽不能大行我志天下事盡然豈獨醫也哉

雄按風寒外束飲邪內伏動而爲喘嗽者不能舍小
青龍爲治案中云感冒是感冒風寒設非風寒之邪
麻桂不可擅用讀者宜有會心也

痰喘亡陰

蘇州沈母患寒熱痰喘浼其壻毛君延余診視先有一
名醫在座執筆沉吟曰大汗不止陽將亡矣奈何非參
附熟地乾薑不可書方而去余至不與通姓名俟其去
乃入診脈洪大手足不冷喘汗淋漓余顧毛君曰急買

浮麥半合大棗七枚煮湯飲之可也如法服而汗頓止
乃爲立消痰降火之方二劑而安蓋亡陽亡陰相似而
實不同一則脈微汗冷如膏手足厥逆而舌潤一則脈
洪汗熱不粘手足溫和而舌乾但亡陰不止陽從汗出
元氣散脫卽爲亡陽然當亡陰之時陽氣方熾不可卽
用陽藥宜收斂其陽氣不可不知也亡陰之藥宜涼亡
陽之藥宜熱一或相反無不立斃標本先後之間辨在
毫髮乃舉世更無知者故動輒相反也

雄按吳馥齋令姊體屬陰虧歸沈氏後余久不診上

年聞其久嗽服大劑滋補而能食肌充以爲愈矣今
夏延診云嗽猶不愈及往視面浮色赤脈滑不調舌
絳而乾非肉不飽曰此痰火爲患也不可以音嘶脇
痛遂疑爲損怯之未傳子清肺化痰藥爲丸噲化使
其廓清上膈果膠痰漸吐各恙乃安其形復瘦始予
養陰善後病者云前進補時體頗漸豐而腰間疼脹
畧一撫摩嗽卽不已自疑爲痰而醫者謂爲極虛所
致補益加峻致釀爲徧體之痰也

觀察毛公裕年屆八旬素有痰喘病因勞大發俯几不

能臥者七日舉家驚惶延余視之余曰此上實下虛之證用清肺消痰飲送下人參小塊一錢三劑而愈毛翁曰徐君學問之深固不必言但人參切塊之法此則聰明人以此術奇耳後歲餘病復作照前方加入參煎入而喘逆愈甚後延余視述用去年方而病有加余曰莫非以參和入藥中耶曰然余曰宜其增病也仍以參作塊服之亦三劑而愈蓋下虛固當補但痰火在上補必增盛惟作塊則參性未發而清肺之藥已得力過腹中而人參性始發病自獲痊此等法古人亦有用者人自

不知耳于是羣相歎服

雄按痰喘礙眠亦有不兼虛者黃者華年踰五旬自去冬因勞患喘迄今春兩旬不能臥顧某作下喘治病益甚又旬日迂余視之脈弦滑苔滿布舌邊絳乃冬溫薄肺失于清解耳予輕清肅化藥治之而痊至參不入煎欲其下達與丸藥喻化欲其上戀皆有妙義用藥者勿以一煎方爲了事也又有虛不在陰分者余治方嘯山今秋患痰喘汗多醫進清降藥數劑遂便瘡肢冷不食礙眠氣逆腕疼面紅汗冷余診之

脈弦與無神苦白不渴乃寒痰上實腎陽下虛也以真武湯去生薑加乾薑五味人參厚朴杏仁一劑知二劑已又治顧某體肥白脈沉弱痰喘易汗不渴痰多噉粥卽嘔以六君去甘草加厚朴杏仁薑汁川連蓋中虛痰滯也投七果痊

飲癖

洞庭席載岳素脇下留飲發則大痛嘔吐先清水後黃水再後吐黑水而兼以血哀苦萬狀不能支矣愈則復發余按其腹有塊在左脇下所謂飲囊也非消此則病

根不除法當外治因合蒸藥一料用麪作團放藥在內
上蓋銅皮以艾火蒸之日十餘次蒸至三百六十火而
止依法治三月而畢塊盡消其病永除年至七十七而
卒此病極多而醫者俱不知雖輕重不一而蒸法爲要
雄按今夏江陰沙沛生齋尹患胸下痞悶腹中聚塊
臥則臍間有氣下行至指而惕然驚寤余謂氣鬱飲
停治以通降適渠將赴都自慮體弱有醫者迎合其
意投以大劑溫補初若相安旬日後神呆不語目眩
不饑便閉不眠寒熱時作復延余診按其心下則濯

濯有聲環臍左右塊已累累溺赤苔黃脈弦而急幸
其家深信有年旁無掣肘凡通氣滌飲清絡舒肝之
劑調理三月各恙皆瘳

翻胃

嘉興朱亭立曾任廣信太守向病嘔吐時發時愈是時
吐不止粒米不下者三日醫以膈證回絕其友人來邀
診余曰此翻胃證非膈證也膈乃胃腑乾枯翻胃乃痰
火上逆輕重懸殊以半夏瀉心湯加減治之漸能進食
尋復舊從此遂成知己每因飲食無節時時小發且不

善飯如是數年非余方不服甚相安也後余便道過其家謂余曰我遇武林名醫謂我體虛非參附不可今服其方覺強旺加餐余謂此乃助火以腐食元氣必耗將有熱毒之害亭立笑而腹非之似有恨不早遇此醫之意不兩月遣人連夜來迎卽登舟抵暮八其寢室見牀前血汗滿地駭問故亭立已不能言惟垂淚引過作泣別之態而已蓋血涌斗餘無藥可施矣天明而逝十年幸活殞于一朝天下之服熱劑而隱受其害者何可勝數也

雄按服溫補藥而強旺加餐病家必以爲對證矣而孰知隱受其害哉更有至死而猶不悟者目擊甚多可爲歎息

婁門范昭素患翻胃粒米不能入咽者月餘胸中如有物蠢動余曰此蟲膈也積血所成舉家未信余處以開膈末藥佐以硫黃三劑後吐出瘀血半甌隨吐蟲二十餘枚長者徑尺短者二寸色微紫其腸俱空乃藥入而蟲積食之皆洞腸而死者舉家驚喜以爲病愈余曰未也姑以粥與之連進二碗全然不嘔更覺寬適頃之粥

停不下不能再食余曰胃腑已爲蟲蝕無藏食之地無救也辭不復用藥不旬日而卒

呃

郡中陸某患呃逆不過偶爾胃中不和挾痰挾氣世俗所謂冷呃也不治自愈非若病後呃逆有虛實寒熱之殊關於生死也陸乃膏粱之人從未患此遂大懼延醫調治醫者亦大駭云此必大虛之體所以無病見此卽用人參白朮等藥痰火凝結而胃絡塞呃遂不止病者自問必死舉家驚惶余診視之不覺狂笑其昆仲在旁

怪而問故余曰不意近日諸名醫冒昧至此此非病也
劑卽愈矣以瀉心湯加旋覆花枇杷葉果一劑而呃
止越一月呃又發仍用前日諸醫治之數日而死其老
僕素相熟偶遇于他所問其主人安否因述其故余曰
前幾死我以一劑救之何以蹈覆轍曰衆論紛紛謂補
藥一定不錯直至臨死時欲來敦請已無及矣嗚呼豈
非命耶

雄按吳雨峯大令年七十一歲今秋患感發熱而兼
左脇偏痛舌色乾紫無苔稍呷湯飲小溲卽行不食

不便脈洪且數余知其平素津虛脾約氣滯痰凝連子
輕肅宣濡之劑熱漸緩脇漸舒而舌色不潤仍不喜
飲溲赤便閉呃忒頻來舉家皇皇余曰無恐也便行
卽止矣踰二日連得暢解脈靜身涼舌色有津呃仍
不減人皆謂高年病後之虛呃議用鎮補余曰此氣
爲痰阻升降失調得食不舒平時無噎是其徵也授
以枳桔湯加葶薤苈橘半柴胡果一劑知二劑已

瘧

學官後金汝玉忽患小便不通醫以通利導之水愈聚

而溺管益塞腹脹欲裂水氣沖心卽死再飲湯藥必不能下而反增其水余曰此因溺管閉極不能稍通也以發腫藥塗之使溺器天腫隨以消腫之藥解之一腫一消溺管稍寬再以藥湯洗少腹而擠之蓄溺涌出而全通矣此無法中法也

木瀆某求僕閉七日腹脹如鼓偃僕不能立沖心在頃刻矣就余山中求治余以鮮車前根搗爛敷其腹用諸利末藥內服艾煎利水通氣藥使坐湯中令人揉擠之末幾溺迸出灑及揉者之面溺出斗餘其所坐木桶幾

滿腹寬身直徜徉而去

雄按兩外治法皆妙

水腫

洞庭席君際飛形體壯實喜飲善啖患水腫病先從足起遂及徧身腰滿腹脹服利水之藥稍快旋即復腫用鍼針之米從鍼孔出則稍寬鍼眼閉則復腫內經有刺水病之法其穴有五十七又須調養百日且服閉藥而此法失傳所以至難療一余所治皆愈而復發遂至不救雖因病者不能守法亦由醫治法不全耳惟皮水風

水則一時之驟病驅風利水無不立愈病固各不同也

消

常熟汪東山夫人患消證夜尤甚每夜必以米二升煮薄粥二十碗而溲便不異常人此乃爲火所燥也先延郡中葉天士治以烏梅木瓜等藥斂其胃氣消證少瘥而煩悶羸瘦飲食無味余謂此熱痰凝結未有出路耳以清火消痰兼和中開胃調之病情屢易隨證易方半年而愈

蟲痛

蘇州黃四房女年十二患腹痛愈醫愈甚余偶至其家
昏厥一夕方甦舌俱咬破流血盈口唇白而目猶直視
脈參錯無常余曰此蟲痛也貫心則死非煎藥所能愈
合化蟲丸與之痛稍緩忽復更痛吐出蟲二十餘條長
者徑尺紫色餘長短不齊淡紅色亦有白者自此而大
痛不復作小痛未除蓋其窠未去也復以殺蟲之藥兼
安胃補脾之方調之而蟲根遂絕蓋此證甚多醫者既
不能知惟認爲寒與食卽以爲蟲又無殺蟲之方在精
力強旺者久能自化其不足者變爲丁奚勞怯痞廠等

證至死而人不能知亦可哀也余治此證不二姑舉其
最劇者以明治法

常州蔣公諱斌之孫患心腹痛上及于頭時作時止醫
藥罔效向余求治余曰此蟲病也以殺蟲之藥蟲卽遠
避或在周身皮膚之中或在頭中按之如有蠕動往來
之象余用殺蟲之藥爲末調如糊到處敷上而以熱物
熨之蟲又逃之他處隨逃隨敷漸次平安而根終不除
遂授方令歸越三年書來云蟲根終未盡但不甚爲害
耳此真奇疾也

怔忡

淮安巨商程某母患怔忡日服參朮峻補病益甚聞聲
卽暈持厚聘邀余余以老母有志堅辭不往不得已來
就醫診視見二女僕從背後抱持二女僕徧體敲摩呼
太太無恐吾儕俱在也猶驚惕不已余以消痰之藥去
其涎以安神之藥養其血以重墜補精之藥納其氣稍
得寢半月餘驚恐全失開船放炮亦不爲動船擠喧嚷
歡然不厭蓋心爲火藏腎爲水藏腎氣挾痰以衝心水
能剋火則心振蕩不能自主使各安其位則不但不相

剋而且相濟自然之理也

長興趙某以經營過勞其心患怔忡證醫者議論不一
遠來就余余以消痰補心之品治其上滋腎納氣之藥
治其下數日而安此與程母病同而法稍異一則氣體
多痰誤服補劑水溢而火受剋之證一則心血虛耗相
火不甯侵犯天君之證不得混淆也

亢陽

姻戚殷之晉年近八旬素有腸紅證病大發飲食不進
小腹高起陰囊腫亮昏不知人余因新年賀歲候之正

辦後事余診其脈洪大有力先以竈灰石灰作布袋置
陰囊于上袋溼而囊腫消飲以知母黃柏瀉腎之品越
三日余飲于周氏周與至戚相近半里忽有叩門聲啟
視之則其子扶病者至在座無不驚喜同問余曰何以
用伐腎之藥而愈余曰此所謂欲女子而不得也衆以
爲戲言翁曰君真神人也我嚮者館穀京師患亦相似
主人以爲無生理也遂送我歸歸旬日卽痊今妻妾盡
亡獨處十餘年貧不能蓄妾又恥爲苟且之事故病至
此旣不可以告人亦無人能知之者言畢悽然淚下又

閱五年而卒蓋人之氣稟各殊亢陽之害與縱慾同非通于六經之理與岐黃之奧者不足與言也

雄按縱慾固傷陰而亢陽亦燥陰知槩瀉腎者瀉腎火之有餘而保其不足之水也

吐血

平望鎮張瑞五素有血證歲辛丑余營葬先君託其買磚灰等物鄉城往返因勞悴而大病發握手泣別謂難再會矣余是時始合瓊玉膏未試也贈以數兩而去自此不通音問者三四載一日鎮有延余者出其前所服

方問何人所寫則曰張瑞五曰今何在曰卽在館橋之
右卽往候之精神強健與昔迥異因述服瓊玉膏後血
不復吐嗽亦漸止因涉獵方書試之頗有效以此助館
穀所不足耳余遂導以行醫之要惟存心救人小心敬
慎擇清淡切病之品俾其病勢稍減卽無大功亦不貽
害若欺世徇人止知求利亂投重劑一或有誤無從挽
回病家縱不知我心何忍瑞五深以爲然後其道大行
遂成一鎮名家年至七十餘而卒瓊玉膏爲治血證第
一效方然合法頗難其時不用人參祇用參鬚生地則

以浙中所出鮮生地打自然汁熬之不用乾地黃治血證舍此無有無弊者

雄按行醫要訣盡此數語所謂以約失之者鮮學者勿以爲淺論也

洞庭吳倫宗夫人席翁士俊女也向患血證每發余以清和之藥調之相安者數年郡中名醫有與席翁相好者因他姓延請至山適遇病發邀之診視見余前方謂翁曰此陽虛失血此公自命通博乃陰陽不辨耶立溫補方加鹿茸二錢連服六劑血上冒連吐十餘碗一身

之血盡脫脈微目閉面青脣白奄奄待斃急延余治余曰今藏府經絡俱空非可以輕劑治亟以鮮生地十觔絞汁煎濃畧加人參末徐徐進之歷一晝夜盡生地汁稍知人事手足得展動脣與面紅白稍分更進阿膠三七諸養陰之品調攝月餘血氣漸復夫血脫補陽乃指大脫之後陰盡而陽無所附肢冷汗出則先用參附以回其陽而後補其陰或現種種虛寒之證亦當氣血兼補豈有素體陰虛之人又遇氣升火旺之時偶爾見紅反用大熱升發之劑以擾其陽而燥其陰乎此乃道聽

塗說之人聞有此法而不能深思其理誤人不淺也

嘉興王蔚南久患血證左脇中有氣逆衝喉旁血來有聲如沸戊子冬忽大吐數升面色白而帶青脈微聲啞氣喘不得臥危在旦夕余以阿膠參七等藥保其陰而止其血然後以降火納氣之品止其衝逆復以補血消痰健脾安胃之方上下分治始令能臥繼令能食數日之後方能安臥大凡脫血之後斷不可重用人參升氣助火亦不可多用滋膩以助痰滯胃要知補血之道不過令其陰陽相和飲食漸進則元氣自復非補劑入腹

卽變爲氣血也若以重劑塞其胃口則永無生路矣况
更用溫熱重劑助陽燥陰而速之死乎

洞庭張姓素有血證是年爲女辦裝過費心力其女方
登轎張忽血冒升餘昏不知人醫者濃煎參湯服之命
懸一息邀余診視六脈似有如無血已脫盡急加阿膠
參七少和人參以進脈乃漸復目開能言手足展動然
後純用補血之劑以填之月餘而起蓋人生不外氣血
兩端血脫則氣亦脫用人參以接其氣氣稍接卽當用
血藥否則孤陽獨旺而陰愈虧先後主客之分不可不

辨也

瘀留經絡

烏鎮莫秀東患奇病痛始于背達于胸脇晝則飲食如常暮乃痛發呼號徹夜鄰里慘聞醫治五年家資蕩盡秀東欲自縊其母曰汝有子女之累尙須冀念不如我死免聞哀號之聲欲赴水其戚憐之引來就醫余曰此瘀血留經絡也因謂余子熾曰此怪病也廣求治法以療之非但濟人正可造就已之學問因留于家用針灸熨揚煎丸之法無所不備其痛漸輕亦漸短一月而愈其

人感謝不置余曰我方欲謝子耳凡病深者須盡我之
技而後奏功今人必欲一劑見效三劑不驗則易他醫
子獨始終相信我之知已也能無感乎

腸紅

淮安程春谷素有腸紅證一日更衣忽下血斗餘暈倒
不知人急灌以人參一兩附子五錢而甦遂日服人參
五錢附子三錢而雜以他藥參附偶間斷則手足如冰
語言無力醫者亦守而不變僅能支持急棹來招至則
自述其全賴參附以得生之故診其六脈極洪大而時

伏面赤有油光舌紅而不潤目不交睫者旬餘矣余曰病可立愈但我方君不可視也春谷曰我以命託君止求效耳方何必視余用茅草根四兩作湯兼清涼平淡之藥數品與參附正相反諸戚友俱駭春谷弟風衣明理見道之士也謂其諸郎曰爾父千里招徐君信之至徐君慨然力保無虞任之至安得有誤耶服一劑是夕稍得寢二劑手足溫三劑起坐不眩然後示之以方春谷駭歎諸人請申其說余曰血脫扶陽乃一時急救之法脫血乃亡陰也陽氣既復卽當補陰而更益其陽則

陰血愈虧更有陽亢之病其四肢冷者內經所謂熱深厥亦深也不得臥者內經所謂陽勝則不得入于陰陰虛故目不瞑也白茅根交春透發能引陽氣達于四肢又能養血清火用之使平日所服參附之力皆達于外自能手足溫而臥矣于是始相折服凡治血脫證俱同此

雄按論治既明而茅根功用尤爲發人所未發

血痢

洞庭葛允誠患血痢五年日夜百餘次約去血數石骨

瘦如柴飲食不進舉家以爲必無生理余友姜君錫常
次子萼芳從余學醫于山中病者卽萼芳妻弟也錫常
憐之令同萼芳寄膳余家朝夕診視余先用滋補之劑
以養其血脈復用開胃之藥以滋其化源稍健而能食
久痢至五載大腸之內必生漏管遂以填補之品塞其
空竅痢日減飯日增不半年而每食飯必六七碗至冬
病全愈豐肥強壯歸至家親戚俱不相識認無不歎以
爲奇

崩

徽州鹽商汪姓始富終貧其夫人年四十六以憂勞患崩證服參附諸藥而病益劇延余治之處以養血清火之劑而病稍衰蓋此病本難除根也越三年夫卒欲往武林依其親戚過吳江求方且泣曰我遇先生而得生今遠去病發必死耳余爲立長服方且贈以應用丸散而去閱十數年郡中有洋客請治其室人一白頭老嫗出拜余驚問曰我卽汪某妻也服先生所贈方藥至五十二而崩證絕今已六十餘強健逾昔我婿迎我于此病者卽我女也不但求治我女必欲面謝故相屈耳蓋

崩證往往在五十歲以前天癸將絕之時而衝任有火不能攝納橫決爲害至五十以後天癸自絕有不藥而愈者亦有氣旺血熱過時而仍有此證者當因時消息總不外填陰補血之法不知者以溫熱峻補氣愈旺而陰愈耗禍不旋踵矣此極易治之病而往往不治蓋未能深攷其理而誤殺之耳

瘀血衝厥

東山水利同知借余水利書余往索出署突有一人攔輿喊救命謂我非告狀欲求神丹奪命耳其家卽對公

署因往視病者死已三日方欲入棺而脣目忽動按其
心口尙溫誤傳余能起死回生故泥首哀求余辭之不
獲乃給之曰余舟中有神丹可救因隨之舟中與黑神
丸二粒教以水化灌之非能必其效也隨卽歸家後復
至山中其人已生蓋此乃瘀血衝心厥而不返黑神丸
以陳墨爲主而以消痰鎮心之藥佐之爲產後安神定
魄去瘀生新之要品醫者苟不預備一時何以奏效乎

胎中毒火

南門陳昂發夫人懷娠三月胎氣上逆舌腫如蛋色紫

黑粒米不能下醫者束手延余治余曰此胎中有毒火衝心舌爲心苗故毒聚于舌腫塞滿口則飲食絕矣乃用珠黃散及解毒軟堅之藥屢塗其舌腫漸消而納食復用清涼通氣之方消息治之或謂解毒清火與胎有害余曰不然胎氣旺甚愈涼愈安但熱毒傷陰當滋養其血氣耳乃專服余藥學生二子後詢其得病之故乃曾聽邪人之言服不經之藥幾致傷生可爲戒也

子利

爛溪潘開于表弟其夫人懷娠患痢晝夜百餘次延余

視余以黃芩湯加減兼養胎藥飲之利遂減飲食得進而每日尙數十次服藥無效余曰此不必治名曰子利非產後則不愈但既產恐有變證耳病家不信更延他醫易一方則利必增劇始守余言止服安胎藥少許後生產果甚易而母氣大衰虛象百出適余從浙中來便道過其門復以產後法消息治之病痊而利亦止蓋病有不必治而自愈強求其愈必反致害此類甚多不可不知也

雄按此所謂利卽是泄瀉古人名曰利下非今之痢

也痢疾古名滯下若胎前久痢不愈產後其能免于

試胎

余往候族兄龍友坐談之際有老嫗惶遽來曰無救矣
余駭問故龍友曰我姪婦產二日不下穩婆已回絕矣
問何在曰卽在前巷余曰試往診之龍友大喜卽同往
漿水已涸疲極不能出聲穩婆猶令用力迸下余曰無
恐此試胎也尙未產勿強之扶令安臥一月後始產產
必順且生男穩婆聞之微哂作不然之態且曰此何人
說此大話我收生數十年從未見有如此而可生者其

家亦半信半疑余乃處以養血安胎之方二飲而胎氣安和全無產意越一月果生一男而產極易衆以爲神龍友請申其說曰凡胎旺而母有風寒勞碌等感動則胎墜下如欲生之象安之即愈不知而以爲真產強之用力則胎漿破而胎不能安矣余診其胎脈甚旺而月分未足故知不產今已搖動其胎將來產時必易脫故知易產左脈甚旺故知男胎此極淺近之理人自不知耳

產後風熱

西濠陸炳若夫人產後感風熱瘀血未盡醫者執產後屬虛寒之說用乾薑熟地治之且云必無生理汗出而身熱如炭脣燥舌紫仍用前藥余是日偶步田間看菜花近炳若之居趨迎求診余曰生產血枯火熾又兼風熱復加以剛燥滋膩之品益火塞竅以此死者我見甚多非石膏則陽明之盛火不解遵仲景法用竹皮石膏等藥余歸而他醫至笑且非之謂自古無產後用石膏之理蓋生平未見仲景方也其母素信余立主服之一劑而甦明日炳若復求診余曰更服一劑病已去矣無

庸易方如言而愈醫者羣以爲怪不知此乃古人定法
惟服薑桂則必死

產後血癥

蘇州顧某繼室產後惡露不出遂成血臍醫者束手顧
君之兄掌夫余戚也延余治之余曰此瘀血凝結非桃
仁等所能下古法有抵當湯今一時不及備以唐人法
用肉桂黃連人參大黃五靈脂成劑下其瘀血羣醫無
不大笑謂寒熱補瀉并相犯之藥合而成方此怪人也
其家因平日相信與服明日掌夫告余曰病不可治矣

病者見鬼竊飲所服藥乃大呼曰我不能食鬼之所吐也先生可無治矣余往驗之藥本氣味最烈之品嘗之與水無二怪之仍以前方煎成親往飲之病者不肯飲以威迫之懼而飲是夕下瘀血升餘而腹漸平思食余以事暫歸隔日復往其門首挂榜燒楮余疑有他故入門見者皆有喜色詢之則曰先生去之夕病者夢其前夫人怒曰汝據余之室奪余之財虐余之女余欲傷汝命今爲某所治余將爲大蛇以殺汝卽變爲大蛇大驚而醒故特延僧修懺耳蓋前夫人以產後血厥亡

病狀如一而醫者治不中病遂致不起蓋一病有一病
治法學不可不博也

產後腸癰

洞庭某婦產後小腹痛甚惡露不止奄奄垂斃余診之
曰惡露如此多何以其痛反劇更詢其所行之物又如
膿象余曰此乃子宮受傷腐爛成癰也宜令名手穩婆
探之果然遂用絲作條裹入生肌收口之藥而內服解
毒消瘀之方應手而愈凡產後停瘀每多外證如此甚
多不可不知也

惡痘

吳超士家僮已弱冠隨超士往戲館觀劇因寒熱作而先歸夜半呻吟不絕至明旦往視則匿於牀下口稱羣鬼欲殺之拽出視之細點如麩余曰此惡痘也色暗紫急以升麻羌活生地等藥煎湯灌之三日而痘形出遍體無毫孔頭面結聚重疊始終用滋養氣血之品不用時下惡藥一味二十餘日始結痂焦黑成片大如手掌形如缸斗剝去之後非復本來面目見者俱不相識可知痘證之必死者絕少皆醫以寒涼剋伐之藥誤之也

毛履和之女患痘醫者曰此悶痘也五日而斃舉家扼腕適余至曰先生亦治痘否余曰醫者不肯治之痘則治曰已回絕矣因入視徧體大熱神昏不語細點如魚子隱在肉中余急以升麻羌活湯爲主而佐以養血透肌藥飲之三日而痘形顯前醫羣駭告之以故則又大笑曰升麻羌活等藥豈入痘科不知升麻湯乃痘證初起之主方而醫者不知也繼以養血解毒補氣之品其結痂也額如覆釜身如樹皮髮連痂脫三年始生時醫見此等證必用大黃石膏及惡毒之物虛其裏而增其

毒五日而死之言必驗病家亦以爲醫者斷期如神孰知非其識之高乃其藥之靈也嗚呼慘哉

余同學沈冠雲之女痘密黑陷而無漿醫者束手冠雲告以故余曰姑處以補托之法用地黃歸身黃芪人參等藥聞者咸笑一服而漿來至明日以參貴停服余曰精力不充毒發未盡未盡必生痘毒後果臂灣生二毒復爲治之而安

余長孫女種痘點密而色深赤種痘之醫束手余用清發之藥并時含紫雪赤色稍衰將就寢復往視忽變灰

白色而咬牙余驚曰證變虛寒矣此所謂亢害承制也
即用人參鹿茸等藥托之至三鼓而瘡色復紅形漸高
起仍用清火養血一方而漿成蓋病變無常頃刻轉易
故凡屬危險之證醫者當時時消息不可片刻離也但
不明理之醫則偏僻固執又方法絕少不能肆應不窮
耳

流注

蘇州一小兒甫九齡頗聰慧而患流注肩背腰脇十餘
處百端醫治無效余視之曰此惟大活絡丹能愈服至

三十餘丸未破者消已破者收口更服補氣血之藥而愈蓋流注一證由風寒入膜所致膜在皮中旁通四達初無定處所以隨處作患此真脈絡之病故古人製大活絡丹以治之其餘煎丸皆非正治所謂一病有一病之法藥不對證總難取效也

本邑劉近曾夫人患虛痰流注色眊脈虛發無定處病極危險非旦夕可奏功余辭不能治郡中一醫以百金包好因留在家治之聞余有不能治之說笑曰我醫好後更請徐君質之當無言可對耳月餘劉君之兄元谷

招余診近曾出曰流注之疾雖向愈而未收口託在相好肯一觀否余因視之肩後瘡孔大如錢內膜乾空與皮不連氣促脈微診畢而出近曾求方余笑不答書危在頃刻四字劉不信少頃內呼劉父子入已氣絕矣羣執包好之醫欲加以無禮余曉之曰此病本不治非藥誤也但不知生死爲無目耳乃釋之蓋流注之證其類不同大段皆津液枯而痰流膜內之證當內外交治而祛邪補虛亦另有切病方藥蠻補無益也

嘉善張卓舟未弱冠患流注五年自脇及腰腿連生七

八孔寒熱不食僅存人形歷年共服人參二三千金萬
無生理父母先亡只有慈母其伯悉收其田產文契專
待其斃而取之其從兄汪千造余家哀懇余頗憐之破
格往視半身幾成枯骨此乃虛痰流注醫者不能治其
經絡之痰徒費重貲而無一中病者則藥之誤而非病
之真無治也余用大活絡丹爲主而外敷拔管生肌之
藥醫者聞之大笑曰活絡丹辛暴之藥豈可入口蓋彼
惟知俗本所載烏頭蚯蚓之活絡丹而不知古方五十
餘味之大活絡丹也蓋流注之痰全在於絡故非活絡

丹不效以後膿稀肉長管退筋舒漸能起立不二年而
肌肉豐肥強健反逾於常嗚呼不知對病施藥徒事蠻
禩舉世盡然枉死者不知其幾也

雄按大活絡丹治虛痰流注深爲合法而外科不知
也若實痰則控涎丹最妙

腸癰

長興朱季舫少子嘯虎官性極聰敏年九歲腹痛腳縮
抱膝而臥背脊突出一節晝夜哀號徧延內外科診視
或云損證或云宿食或云發毒當刺突出之骨以出膿

血其西席茅豈宿力薦余治往登其堂名醫滿座豈宿
偕余診視余曰此縮腳腸癰也幸未成膿四日可消聞
者大笑時季舫爲灤州牧其夫人孔氏名族之女獨信
余言余先飲以養血通氣之方并護心丸痛遂大減諸
醫謂偶中耳明日進消瘀逐毒丸散謂曰服此又當微
痛無恐其夜痛果稍加諸醫聞之譁然曰果應我輩之
言也明早又進和營順氣之劑痛止八九而腳伸脊平
果四日而能步諸醫以次辭去中有俞姓者儒士也虛
心問故余謂雜藥亂投氣血傷矣先和其氣血自得稍

安繼則攻其所聚之邪安能無痛既乃滋養而通利之則藏府俱安矣

南濠徐氏女經停數月寒熱減食肌肉消爍小腹之右下達環跳隱痛微腫醫者或作怯弱或作血痺俱云不治余診其脈洪數而滑寒熱無次謂其父曰此瘀血爲癰已成膿矣必自破破後必有變證宜急治與以外科托毒方并丸散卽返山中越二日天未明叩門甚急啟視則徐之戚也云膿已大潰而人將脫矣卽登其舟往視膿出升餘脈微膚冷陽隨陰脫余不及處方急以參

附二味煎湯灌之氣漸續而身漸溫然後以補血養氣之品兼托膿長肉之藥內外兼治兩月而漏口方滿精神漸復月事以時大凡瘀血久留必致成癰產後留瘀及室女停經外證極多而醫者俱不能知至膿成之後方覓外科施治而外科又不得其法以致枉死者比比然也

腿癰

橫涇錢某之女素有痞塊從腹入少腹又從少腹入環跳之下大腿外臙變成大癰膿水淋漓成管管中有飯

粒流出真不可解日漸狼狽諸醫束手其父泣而告余
曰寒儉之家服人參已費百金而毫無效驗唯有立而
視其死耳余曰人參不可長繼祛膿填漏外科自有正
方也乃爲合治漏之藥內服外敷所服末藥亦有從瘡
口流出者繼乃漸少胃氣亦開肌肉內生數月之後痂
結筋舒前此從未生育期年懷孕生子凡治病各有對
證方藥非可以泛治之方圖僥倖也

臂疽

長興周某之子臂生疽經年膿水不乾變爲多骨所食

米粒間有從疽中出者奄奄待斃余爲內托外敷所服
未藥亦從瘡口出繼而膿漸減少所出碎骨皆膿結成
出盡之後肌肉日長口收痂結而愈

項疽

郡中朱姓患項疽大痛徹心時時出血延醫施治漫腫
滋甚神思昏迷束手待斃延余視急用圍藥裹住根盤
敷以止血散飲以護心丸痛緩血止神安得寢明日前
醫來告以故醫謂同一金黃散我用無效彼用神驗此
命運不同非藥異也彼蓋不知圍藥每病各殊耳瘡口

已定乃大托其膿兼以消痰開胃之品飲食漸進坐臥皆安兩月而愈凡治癰疽之法在視其人之肥瘠瘦弱之軀尤忌見血瘡口若大則肌肉難生所以最重圍藥其方甚多不可不廣求而預備也

同學沈自求喪子憂愁鬱結疽發于項調治無效項三倍瘡口環頸長尺餘闊三寸惟近咽喉處二寸未連而枕骨直下之筋未斷血流不止余辭不治堅懇不已先進護心丸二粒令毒不內攻又付止血散止其血外用圍藥厚塗束其根更以珠黃等藥時時敷瘡口上其膏

藥長一尺三寸再以黃芪四兩煎湯煎藥服之勢定而
飲食稍進數日血止膿成肌與腐肉方有界限瘡口太
大皮肉不能合以生肌等藥并參末厚塗而封之月餘
口乃合病家欲備人參勦許以待用余曰無庸也諸痛
痒瘡皆屬于火膿流肉腐皆傷于陰凡屬外證總以清
火養陰爲主而加開胃健脾之藥人參止用錢許數劑
卽止此從古一定之法其用溫補乃後世訛傳之術無
不陰受其害余凡治大證無不神效時人多不之信也
蘇州章倚文夫人體質本弱平時飲食絕少忽患項毒

平漫不腫痛輒應心醫者謂大虛之證投以峻補毒伏
神昏奄奄一息延余視之余曰毒無補理瘡口不高則
以圍藥束之飲以清涼養血之品托毒于外兼服護心
丸痛定而瘡根漸收余暫歸轉託一醫代治醫者強作
解事曰圍藥不過金黃散之類無益也去之用藥亦意
爲改易以炫已能瘡遂散大血出不止痛復甚而神疲
余再至大駭詢之乃知其故醫者乃不復生議論于是
仍用前法膿成食進而後得安蓋外科病不治者絕少
皆由醫之不得其道所以動手輒誤病變日增而藥無

一驗卽束手無策矣

對口

白龍橋吳時臣年七十餘矣患對口痛欲絕余視其外無圍藥瘡內反有插藥五條乃三品一條槍此古方蝕頑肉之惡藥而近日醫者誤以爲必用之品所以痛極昏迷余悉拔去糝以珠黃解毒散其痛立除而神安復用圍藥裹住其根使瘡頭高而膿易出或謂七旬之人精力已衰宜用溫補余曰外證俱屬火苟非現證虛寒從無用熟藥之理進清涼開胃之劑胃氣開則肌肉自

生調養月餘而愈精神較勝前矣

平湖徐掄齋陰毒對口頸項漫腫而色紫有頭如痘者百餘神煩志亂醫者束手就治于余余曰此乃陰毒兼似有崇其家爲述患病之後鬼聲繞屋鬼火不斷余曰且敷藥試之色稍鮮腫亦稍消明晨視之色轉淡紅其如痘者俱出微膿而低奩中聚一頭亦不甚大勢已消其十之三神亦漸清而思飲食病雖屬陰亦不可用熱藥以增邪火惟和血通氣使營衛充盈使血中一點真陽透出則陰邪自退若用熱補則反助毒火而生機益

絕故治外科之陰證非若傷寒之陰證爲外感之寒邪可專用桂附以驅之也今之號外科者惟拾內科之緒論以爲熱可禦寒則貽害不小矣

發背

洞庭吳姓從徐州經紀返棹背起粟粒深紫色而痛應心周圍肌肉皆不仁知非輕證未至家而就余治余辭不能再三懇求姑用圍藥束之稍定病者謂我尙未到家當歸處分家事求借一廛如果不治死無餘憾歸二日而復來其瘡不甚大頂微高而堅黑當用刀挑破方

可上藥以洋刀點之洋刀堅利非凡竟不能入用力挑
之刀頭折乃用金鍼四面刺之以洩毒氣內托外敷其
方屢變然後膿從四旁出頑蓋自落約深半寸脊骨隱
露其尖亦腐去急以生肌散填補之內服峻補之劑兩
月而肉滿皮完此九死一生之證不早爲外束內托則
焦骨攻藏無生理矣

周莊陸姓疽發背周徑尺餘一背盡腫頭以百計毒氣
內攻沉悶昏迷醫者以平塌無頭用桂附托之余曰此
瘡止宜收小若欲加高則根盤如此之大而更加高則

背馱栲栳矣此乃火毒用熱藥必死乃以東根提毒之藥敷之一夕而瘡頭俱平皮膚亦潤止有大頭如杯高起于大椎骨之下大三寸許尙不思飲食惟求食西瓜醫嚇以入口卽死余令縱其所食一日之內連喫大西瓜兩個明日知饑欲求肉飯食肉四兩飯半碗明日更加始終用托毒清火之劑而膿成口歛余囑曰此疽初起盈背背中脂膜皆空非填補裏膜必有他變有庸醫獻媚曰病已全愈爲此說者圖厚謝也我力能保之病家利其省費從之至來年二月忽舊疤中一細眼流血

不止放血斗餘兩日而卒蓋其前一背盡腫其中之脂膜俱化成膿從大口出盡庸醫安知治法貪利誤人富貴之家往往最信此等人可不省察耶

對心發

郡中唐廷發偶過余寓時方暑謂背上昨晚起一小癩搔之甚痒先生肯一看否余視之駭曰此對心發也唐不甚信曰姑與我藥余曰君未信余言一服藥而毒大發反疑我誤君矣含笑而去明日已大如酒杯而痛甚乃求醫治余曰此非明少換方不可我不能久留郡寓

奈何因就醫余家旦暮易法其中變遷不一卒至收日
其收口前十日忽頭痛身熱神昏譫語瘡口黑陷六脈
參差余適出門兩日歸而大駭疑爲瘡證變重幾無可
藥細詢其僕乃貪涼當風而臥瘡口對風膏藥又落風
貫瘡中卽所謂破傷風也乃從外感治法隨用風藥得
汗而解身涼神清瘡口復起仍前治法而痊若不審其
故又不明破傷風治法則必無效惟有相視莫解而已

肺癰

蘇州錢君復庵咳血不止諸醫以血證治之病益劇余

往診見其吐血滿地細審之中似有膿而腥臭者余曰
此肺癰也膿已成矣金匱云膿成則死然有生者余遂
多方治之君亦始終相信一月而愈蓋余平日因此證
甚多集唐人以來治肺癰之法用甘涼之藥以清其火
滋潤之藥以養其血滑降之藥以祛其痰芳香之藥以
通其氣更以珠黃之藥解其毒金石之藥填其空兼數
法而行之屢試必效今治錢君亦兼此數法而痊強健
逾舊幾三十年至乾隆三十年家業日隆因遷居大造
途中相值邀余視其新居坐談良久辭出見其右額有

豆大黑點問之錢對曰昨此處生一瘰癧痒無他苦也
余諦審之曰此毒發于內治之失宜可以傷命非輕疾
也錢笑而腹非之余曰本當爲君竭力但君未信若一
用藥而毒大發則反以爲病由藥作故不敢但多年相
好不可不盡言如五六月病勢增重當來相聞勿爲人
誤越五日遣人邀余山中往則見其額腫目閉哀號竟
夕方悔信余之不早細視皮中有物乃三品一條槍也
拔去五條嗟乎此乃腐爛死肌之惡藥好肉用上其痛
應心況額上皮內卽骨橫插皮中所以痛極余既不能

矣留又壞證難治力辭歸山易以他醫面目俱腐而卒
嗟乎前何相信之深後何不信之至豈非命乎

乳癰

東洞庭劉某夫人患乳癰醫者既不能消散成功之後
又用刀向乳頭止寸餘出毒瘡口向上膿反下注乳囊
皆腐寒熱不食將成乳癆內外三科聚議無定羣以爲
不治矣延余診之曰此非惡證治不如法耳尙可愈也
但須百日耳其家戚族皆少年喜事聞余言欲塞羣醫
之口向病家曰我輩公懇先生留山中百日必求收功

而後已如欲歸家備快舟以迎送余初不允繼勉承之
多方治之至九十日而未見功蓋病者柔弱畏痛既不
敢于乳下別出一頭而膿水從上注下頗難出盡故有
傳囊之患忽生一法用藥袋一個放乳頭之下用帛束
縛之使膿不能下注外以熱茶壺熨之使藥氣乘熱入
內又服生肌托膿之丸散於是膿從上泛厚而且多七
日而膿盡生肌果百日而全愈後以此法治他證無不
神效可知醫之爲術全賴心思轉變刻舟求劍終無一
驗也

下疳

濮院沈維德患下疳前陰連根爛盡溺從骨縫中出漚
灌腎囊中哀號痛楚肛門亦復爛深半寸載至余家止
求得生爲幸余亦從未見此病姑勉爲治之內服不過
解毒養血之劑而敷藥則每用必痛屢易其方至不痛
而後已兩月後結痂能行惟陰莖僅留根耳余偶閱秘
本有再長靈根一方內用胎狗一個適余家狗生三子
取其一泥裏煨燥合藥付之逾二年忽生一子舉族大
譁謂人道已無焉能生子蓋維德頗有家貲應繼者懷

覬覦之心也其岳徐君密詢之沈曰我服藥後陽道已
長生子何疑徐君乃集其族人共驗之陽道果全但累
生如有節而無總皮再期又生一子衆始寂然遠近傳
之以爲奇事今猶有述之以爲異聞者

附再長靈根方 五十日復生效

煨乳石 三錢五分 琥珀 七分 硃砂 六分 人參 一錢 真珠 七

分牛黃 四分 真水粉 五分 胎狗 一個 雄黃 六分

用靈仙首烏大力子藜草汁煮一晝夜炒如銀色右
爲末每服三釐日進四服臥又一服俱以土茯苓半

勛陰陽水三碗煎五碗連送五服七日驗

雄案煮一晝夜而炒如銀色之藥品卽上文煨乳石等丸味也詳玩文義似宜移右字於用字之上方順第胎狗煨燥必黑全狗分兩又必數倍於諸藥同煮同炒不知何以能如銀色是必煨時不令黑也

筋瘤

蘇州一小童背上腫大如覆碗俯不能仰羣謂駝疾也或戲余曰君能治奇疾若愈此則我輩服矣其父母以余爲果能治也亦力求焉余實不知其中何物姑以腐

藥塗上數日皮開肉爛視其肉如蚯蚓者盤結數條細
審之乃背上之筋所聚也余頗悔輕舉急以舒筋收口
丸散外敷內服筋漸散削漸平膚完而身直矣此筋瘤
之一種也聞傳以余爲能治駝疾從此求治駝者雲集
余俱謝不能此乃幸而偶中古人並無此治法癸未入
都尙有人詢及者余謝無此事而已存此以識異

雄按洄溪神于外科讀其所評外科正宗等書已見
一斑是編列案僅十餘條然各大證治法畧備洵癱
疽家赤文綠字之書也可不奉爲圭臬哉

附刻許辛木農部札

惠書久不報闕然於懷承示醫書二種奉繳弟於此事茫然洞溪案僅校出誤字數處卽轉寄吳葆山舍親葆山醫學與王君孟英在伯仲之間亦極贊此書手眼通靈卽過錄一本奉爲鴻寶又校正數字屬轉達左右早付手民以廣其傳功德不細也內有脫簡弟意得原本補之大妙無則於章末旁註一闕字從郭公夏五之例何如覆蔣中堂書與醫案無異似宜附刻與秦司寇書則皆寒暄語可刪耳瘍科選粹批點確是徐氏手筆足

與所批正宗相輔而行已過錄珍藏矣

又

來書謂中多時俗口頭語第意名醫手筆既未可輒改
又此等書取其活人而已不當以詩文例繩之正如藥
物牛溲馬勃止期有用非若佳花美卉有一殘缺便須
摘去也原本不分卷亦可仍之葉多則當分葉不滿百
可無分也

此書原本傳寫多誤

光緒

與錢警石

泰吉

廣文許辛

木捐

農部兩先生商榷再四始行付梓茲摘錄農部

札如右闕簡已從原本校補此外不敢增損一字以

見

光緒

於此蓋慎之又慎云

海昌蔣光緒附識